



史诗之旅，漂流飞翔

西方誉为“历史之父”的希罗多德曾在埃及向祭司求证特洛伊战争的真假，对方称帕里斯的船队被大风吹到了此处后，海伦一直被扣，从未踏上特洛伊的土地。因此，当希腊大军兵临城下时，特洛伊人满脸茫然问号。修昔底德则在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里根据《伊利亚特》之船只目录表推算希腊远征军的规模，将那场战争的旷日持久归结为给养不足，联军甚至不得不分兵耕种乃至劫掠，“他（荷马）作为诗人，难免有修饰和夸大”。

亦虚亦实，不重要了。地中海的碧浪还在翻卷，爱琴海的微风还在吹拂，古希腊的荣光并未于想象中减色半分。史诗业已被创作出来并恒久流传，奥德修斯的归乡路至今依然牵动着一颗颗不断漂流、渴望飞翔的心灵，于是，每个代际，都有自己的“奥德赛”。

今夏全球热议的诺兰新片，不过“引子”而已。所谓流媒体当道，识字率或许下降，人文学科或许渐渐消亡的纪元里，这部电影至少努力了一番，让受众开始思考“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铁的一代”。（孔冰欣）